

跃进小丛书(十三)

一个温暖的雪夜

“人民文学”编辑部编



跃进小丛刊(十三)
一个温暖的雪夜
“人民文学”编辑部编

*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场内大街320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57号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*

字数18,000 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1 1/16 插图2

1958年7月北京第1版 195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01—5000册

统一书号: 10020·931

定 价: (5)0.09元



目 次

一个温暖的雪夜.....	刘白羽 (1)
一个平常的女人.....	杜鹏程 (13)

一个温暖的雪夜

刘白羽

开头天黑得伸手不見五指，后来风雪又下得漫天漫地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一离开道眼，我們就在荒草甸子里轉游开了。两匹馬用力拉着，时时的悲嘶一声，赶車老板子焦躁不安地吆喝着，把鞭子甩得拍拍响。我們就这样严寒透骨的夜晚，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，也不知道已經到了哪兒。不料爬上一道岭崗，忽然看見远远前方有一片电灯光象一片发亮的紅云。你看！轉来轉去，那不就是县城嗎？这一来，大家可兴高彩烈，也不管风狂雪大，竟有人唱起歌来。两匹馬也振奋起来，我們的大車就轉快地朝这灯光所在之处飞奔。誰想到了灯光跟前，老板子却詫异起来：“这一漫是大江堤呀！”可不是，我們跑到松花江边上来了。这时黑森森的堤頂把灯光明亮的那个場所挡住了。附近一排房屋窗上温暖的灯光却很吸引人。不論怎样，我們决定先到屋中暖和暖和，也好打听打听道路。

推开沉重的厚木板門进去，一股热气扑上臉来。我靠近紅砖砌的火墙只站了一小会兒，眼睫毛上的小冰珠就变成小水珠滴流下来了。

这是临时建筑的土房。所以这样暖，因为外間屋就是烧飯的火房，一股土豆酸菜湯的味道真誘惑人。这里看起来是个办公室：一盞白玻璃罩的大吊灯悬在桌面上，照出几个正伏身在台子上工作的人影。一面墙上遮着蘆席，上面悬挂着一本“工程日志”，还一张挨一张地貼着施工平面图、施工进度表。后墙下一鋪大火炕上，鋪滿五顏六色各种各样的棉被。炕脚头竖着測量用的脚架，紅白的标杆，还有一个装仪器的黑皮箱。特別有意思的，是在这一切杂乱堆积着的东西和紧张劳碌的气氛之下，放在一口大木箱盖上的那只小提琴匣子，却显得那样悠閑。不知是由于門縫上釘了厚毛毡沒得声响，还是人們的精力太集中了，他們根本沒注意有人进来，照常低了头在强烈的电灯光下忙碌着。忽然，那个手上拿着一根米达尺，本来用牙齿咬着下嘴唇在画图的姑娘，把两根小辮一甩，一回头看見了我們，两只眼珠閃了閃，赶忙站起来。

“哎呀！你們来參觀，怎么搞得这样黑天沒火的才赶到呀！昨天那一拨也是这样！”

就象誰在靜靜的池面上丢下一个小石块，平靜的工地办公室熱鬧起来了。这姑娘那样热心地跑出跑进，搬椅凳，倒热茶，問这个，說那个。我几次张嘴想說明一下，她可不給你插嘴的工夫；你还没說話，她一扭身走了；等回来，她又赶忙說着今天工程的进度了；她还十分庄严地告訴我們：工地的負責人正在現場上忙着，她讓我們先歇息一下，然后就到工地上去；就如同一陣小風轉了一下，

頃刻之間，她已經把我們這批“參觀者”安排得舒舒貼貼。這時，我跟我的同伴交換了一下眼色，也只好默然承受了。跟我們進來的車老板子，腰和過來了，也朝我笑了笑，拾上料口袋去喂馬去了。

風呼呼地叫囂，白茸茸的大片雪棉，直往燈光照亮的窗玻璃上扑。

等我們喝了半杯熱茶，那姑娘卻往自己頭上扎一條紅圍巾，說：

“走吧！去看看工地吧！”

一個小伙子從桌那面站起來說：“小管！——今天雪大——我去吧！”

“不，不，小張，我去，”這被叫作小管的姑娘就一擰身，連忙用兩隻手把我們一個個都從門口推了出來。

我們穿過密密的風雪爬上大堤，一看，喝！燈光照耀得如同白晝。我恍然大悟，這一定是萬金農業社的抽水站工地了。沉箱工程已近尾聲，一條大管子象一條黑蟒一樣從坑底下吸水，一個蘆席搭的水泵房裏機器卜卜卜卜緊响。不少人穿着長統皮靴、膠皮褲，在冰水裏面勞作着。高架空中的鋼索，把一塊塊水泥預制塊吊起來，然後送到下面去。安裝抽水機的基牆已砌起半截牆腳。順着巨大坑沿上，繼續交錯地搭着的木跳板上，担泥送土的人，上上下下，忙碌不堪。懸吊空中的電燈，給風吹得搖擺不定，雪霧就象一卷白毯布在旋轉、在抖擻、在飛舞，這時，那個姑娘把我們帶到一個正站在高高的坑沿上伸着

手、吆喝着、指揮着的人跟前。我忖度，这大概是工程师吧？近前一看，却是一个奇特的小伙子。奇特在他年輕，个头挺矮，天那样严寒，他却不戴皮帽，那一头乱扭着的长头发向天冲起，就象黑火焰一样，奇特的是他虽說小，却又那样庄严。那姑娘热呼呼地向他奔去，不知怎么到了跟前，她又有点畏怯，往后退了一步。眼看几块水泥預制块咕溜溜地从空中吊过，却一下在半路上給搭脚手架的杉木杆子挡住了。这小伙子白了那姑娘一眼，依然大大地又开了两腿，喊叫着調度一批砌墙工人轉移个容易接受預制块的位置繼續操作。那姑娘受了委屈似的大声喊：

“人家——同志是来參觀的——我是带——来參觀的同志們来……”

一时之間，这伶俐的人却結結巴巴說不清楚了。然后，才从黑地里伸过一只冰涼的青年人的手，来跟我們握手，用沙哑的声音說：

“我是小林，林礼克，技术員，看吧！請同志們看吧！”

他領我們向江边走去。原来电灯一直照亮到白花花的松花江面，有一批人正在那儿凿冰刨土开引水道呢。林礼克說：“今天这风雪好大哇！我們的劲头可比风雪大，您瞧！这都是农业社社員！您再瞧这边，”他轉过身伸开手揮了一下，就象鷹展开翅膀一样，“这是一片大草原，土可是頂好的土呀！松花江用自己的乳汁喂养的黑油沙土呀！可是几千年、几万年給草原盖着，沒人想动它，也沒人敢动它。”我眼望着他所指的黑茫茫暗夜，什么

也看不見。但是這小伙子的神姿可真美，那姑娘兩只大眼睛就象面鏡子，那里面現在充滿快樂、愛慕。“現在大躍進的火，在這荒涼的地方點着了，我們要趕五月一號，把抽水站獻禮！那時水一放，你們走來的那股道就沒有了，那兒就變成一百五十萬畝綠油油的稻田。”

回到辦公室，已經下半夜一點。技術員、繪圖員、不輪班的工人都在火炕上睡熟了。大風雪卻一個勁拍着屋頂拍着牆壁唰唰响。

一進屋，林札克就趕緊對那姑娘揮着手：

“小管！——去吧！這里沒有你的事了，去睡覺去！”

燈光把他照得一清二楚，他可也並不比人家小管大多少。

小管把凍得鮮紅的嘴唇翹起來，這時，我发现林札克向她送去那样一道温柔的目光，那姑娘于是把桌上她没画完的图纸，米达尺，铅笔卷在一起，就低下头退出去了。

他也不脱大衣，就坐在火焰熊熊的火爐边上。那大衣的黑布面上，不知挂破了几片，烧破了几块，风雪泥沙合在一起冻得硬梆梆的了。他望着姑娘退出去的身影，赞叹的说：

“簡直不知道什么叫勞累的人呀！”他壓低了聲音，一霎間閃出了青年人的調皮眼色：“她不會真睡……”

然後咳嗽了一聲，他好像突然發現：“你們怎麼半夜才到呀？你們是不是也急着搞水利工程呀？”

“這風雪太大，我們走走走迷了路，看見這兒有燈

亮，就象扑灯蛾一样扑来了。”我的一个同伴回答了。一天一夜的严寒、疲乏，现在一暖和，使得我的同伴们困倦不堪，没多久都倒在火墙边木椅上还有木拌子堆上睡着了。

我却为这小伙子所吸引。在这伙人中，他和别人一样年轻，可是他严肃得象个大人；他站在工程师的岗位上指挥着，可是他实实在在是个技术员。

灯光愈来愈亮，温度愈来愈高。火炕上，墙脚下，到处都是睡着的人匀称的呼吸声。这时，林礼克面颊绯红，他的尖尖的瘦瘦的脸膛上，两只不大的眼睛，闪着光亮，闪着笑容。在这夜静更深的时候，在这避开了工地上奔忙嚷叫之后，是很容易开怀畅谈的。

“怎么样？你的工作够劳累的吧？”

“这有什么？劳动才能快乐。我是个农家孩子。我从小就有个志愿，就是不要蹲在办公桌旁边过一辈子。我愿意在野外大甸子上奔走，晒着太阳，呼吸着新鲜空气。所以考农业学校我报名学水利，毕业时候让我填志愿书，我写我愿意干测量工作，我就是想到祖国各处奔走奔走。有一个教员笑着问我：‘你考虑过作野外工作要经受特殊的艰苦吗？’我考虑过，炎热、严寒、风吹、雨淋、露营、饿饭，还有蚊虫、跳蚤……可是我还是爱野外生活。”

现在在我面前，他完全变成一个活泼的青年了，他的上嘴唇上的茸毛细细的，他的眼光充满幸福又充满渴望。不过，谈一会话儿，他就要拉着袖口把窗玻璃上的一层水

气擦干，从那兒向壩頂上看一陣，然后自言自語：“机器在轉呢！……”就又談起來。

“……我的志願達到了，就这么一个綠帆布挂包，里面装个牙具袋，几本水利工程原理書和两件換洗衣服。這兩年中間，我跑遍了黑龍江省許多县份，那一条条河流，那一片片山谷，那一道道平川。我参加过修閘門、造抽水站。在工地上，光着两只脚丫，穿个綫背心，跟工人們一道攪拌混凝土，你不知道那該多够勁兒！出一身熱汗，卜通一聲跳到碧清的河流里去凫水。那有多舒服呀。我們做野外工作的可真会凫水。有一回，山洪暴发，那真叫万馬奔騰，刻不容緩，忽拉拉一下子，什么山呀、河呀、村庄呀、道路呀，都沒影了，就那么一片波浪滔天，把我們工地都淹沒了。怎么办？我就靠会凫水搶了圖紙、仪器，凫了出来，……”

他把什么艰难困苦都說得那么輕松有趣，可是談着語着談到这一項工程上来，他可攥了眉头子。我想象得到，小伙子一步步地走上了更壯麗、更严峻的生活道路上了。起先他象个小鷹跟着老鷹飞翔，什么事有工程師在前面，可是有一天那老鷹向远方飞走了。

“我到这个——万金社！万金社！万金社！可遭遇到困难了。

“人都說这个水利工程可重要了，既然重要就来干唄！可是我来了一看，什么也沒有！工地主任沒有，工程師也沒有。

“我和两个技术员——就是小管和小张——在这兒鑽呀探呀，測呀量呀，还画了一个断面图出来。可是材料呢？人手呢？开工一个月了，农业社里的人可真积技，你既要多少人力就有多少人力，也不論风天雪夜，就在冰冻的地面上挖开了渠道。社員們愈积极我就愈着急，我們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，什么都落在后面了。县上水利科长来啦，我跟他講，他听了半天說：‘是呀，这样重要的工程呀！’就走了。老乡們的干劲热火朝天，他們一天問我几回：‘林技术员！咱們的机器什么时候来呀？’‘林技术员！五一节前咱們抽水站一定得安好呀！’‘林技术员！一垧地六千斤就靠这抽水站呀！’同志！这些話讓我怎么回答。說老实话，同志！——我恨不能一夜功夫，双手托出个抽水站給他們；可是我干看着通县城的大道，上面連个汽車影兒也不見，又哪兒来什么建筑材料呢？咳！我天天站在大江堤上看着，看有什么用！有一天，怎么想也想不通，我就一个人坐在堤頂上；愈想愈恼火，愈想愈伤心。你瞧！这黑油沙土，关里的人来了，都說这不是土壤，这是肥料，这里头能出金子，你說重要不重要？重要是重要，可就是动不起来，我想着想着急得真想落泪。这工夫，有人走来，坐在我身旁。”

“这是誰？”

“小管——就是管英同志。”他忽然变得对小管那样敬重起来，“她来了就东拔西扯，說呀唱呀，我說：——你赶快走开吧！你別在这兒煩人了，好不好？她說：——

煩？——煩什麼？……你看這原野，一眼望不到頭，等到春暖花開，拖拉機轟隆隆響，稻秧慢慢長起來……

“我一看她滿身滿臉泥巴，顯然剛跟老鄉們一道掘土回來，可是我心里煩，我就說：——咳！你淨想遠處，怎麼不看眼前呀！——這一來，我可把我的一肚子火都倒出來了。

“她听完，可嚴肅地說了。她說：——你不是個共青團員嗎？黨應該把我們共青團員往哪兒派？沒困難派我們幹什麼？可是，你看看群眾在幹什麼，你听听群眾在說什麼，倒虧得你煩起來了，難起來了。照我看，沒主任我們就是主任，沒工程師我們就是工程師，抽水站反正是要安，你等誰呀！

“給她這一說，我倒楞住了。是呀，這有什麼說的，誰好好想過‘我是一個共產主義青年團員’這話的真正含意是什麼嗎？

“就這夜晚，我整整寫了一夜晚的信。第二天天一明，我就把信寄給縣委會第一書記了。那天，天剛剛擦黑，我，小管，還有小張——在一盞冒着油煙子的小燈下面修訂我們畫的斷面圖呢。忽然，有人在外邊敲窗戶，說叫林札克到鄉黨委會去開會。我出來就往鄉黨委會跑，……到了門口，往里一瞧，我楞住了。那燈光底下走來走去的不是縣黨委會的第一書記嗎？——他很瘦，他一面走來走去一面在思考什麼。我那封信呀，可就擺在桌面上。那桌子周圍還站着坐着一批幹部。我一尋思，管他怎樣，龍潭

虎穴也得走上一遭呀，我就进去了。进去，我就响响地放了一炮，我说：——我这个人做工作就是这样，肯定要干就契哩克嚓地干，要不干脆就拉倒算了。现在光嘴上讲重要呀，重要呀，又什么都拖呀拉的。等一化冻，道路变成个大泥坑，汽车开不动，物资运不来，那时候可就要倒提拉着钱串子了，……我话还没讲完，第一书记就走到我面前来了，他紧紧地握住我一只手，他说：——林礼克同志！我很喜欢你的性格，我也主张要于工作就勇敢地干，坚决地干，可惜的是我们干部当中这样干的太少了。他这几句话可真温暖透了，就象太阳光一样暖到人心眼里。同志！我现在跟你说，什么发明创造，什么勇猛突击，那天晚上在乡党委才真是一个伟大的转折呢！从那以后，这车句子上就亮了电灯，钢材、沙子、洋灰、水泵、抽水机都来了；汽车、马车，机器声，人声，就干起来了。那时候，我真高兴，我真想写封信告诉我家里，……”

突然，通隔壁的门一开，小管把头一伸进来就插上嘴，“你还没说大年三十那夜里，咱们下沉箱，县委书记、县长都来了，还都参加干活。那晚上有多热闹呀！你猜怎么着？人山人海，男女老幼，你猜怎么着？秧歌锣鼓，锣鼓秧歌，……”

“哎呀呀，”林礼克说，“你真噜嗦，说得又快又没结没完，什么时候能改改！”

她的两只眼睛可火亮火亮，就象早晨车原上燃起的一片明霞，“连汽车司机同志看着看着都把袖口一挽，从

我手里把铁锹抢过去，象打冲锋一样跑上去……

我問她：“那你呢？”

她亭亭地立在門口，把两条长长的辮子甩动一下，脸一紅：“我就跳舞，在那江堤上跟大姐大嫂們打着太平鼓跳舞。”

“好罗！好罗！”林礼克又用袖口去擦窗玻璃，这好象是个信号，小管一看就退出去了。

林礼克露出来的那个活泼青年的影子又收回去了，好象一种什么看不見的担子又压上他的双肩了，他想起了什么，他皺着眉毛，大大叉开两条腿，把两手插在大衣里，眼珠一动不动的看着桌面。

我小声的探問他：“你刚才說給家里写信，你家里沒有爱人吧？……”

“沒有，沒有，”他爽朗地笑了，向通隔壁門那兒酸了一眼，一指：“我就是有那么一只小提琴，……”

窗玻璃上閃出一点灰蒙蒙的微光了，爐火却烧得通紅。我想應該讓林礼克睡一睡了，也許他明天还要象在火綫上一样进行暴风雨式的战斗吧！可是誰知他却一直在想什么心事，他看了我一眼，淡淡地說：“同志！你睡一睡吧！”他自己却把門一把推开，大踏步向門外走去了。就在这一刹那，小管突然一陣风一样旋进来。屋中的温暖使她的脸那样鮮艳，她一进来就嘟囔着：“老是这样死活不顧，老是这样丢三拉四，这毛病什么时候能改改！”一把从桌上把林礼克刚才談得兴奋时不知不觉解下来的那

条海蓝的毛绳围巾抓起来，一扭头就赶了出去。我忍不住也用袖口擦了擦窗玻璃。这时天已发青，银白的雪花却还扑簌簌地降落，江堤上的电灯更象水晶灯一样闪光，机器的轰隆声还一个劲的震响。我看见林礼克大踏步地往江堤工地上走去。小管一手扬着蓝围巾在后面追赶，风把他的头发吹得飞舞起来，风把她的身子吹得歪歪斜斜，她也不管，只是往前飞跑。我慢慢回过头来，慈睡的人的呼吸那样匀称，我的心里充满了温暖。

一个平常的女人

杜鵬程

一九五三年冬季的一天清早，文化教員領個女人，進了工会办公室。

這女人把挺大的竹背簍往地上一放，取出洋磁碗，倒了一碗水，咕咕地几口就喝光了。喝完，用手背擦了擦嘴，靠牆站着，一言不發的盯着我。

文化教員沒頭沒腦地說：“多玄乎！她步行了五六百里地，趕到這里。”

我把這女人打量了一番：个兒不高，方方的臉，顯得黑瘦。一雙分外大的手黑漆漆的，裂了很多小口。眼下滴水成冰，她还穿着草鞋。脚上讓草鞋磨破了的地方，捆着布条。棉袄眼什么东西挂得稀巴烂。褲子的膝蓋上，磨破了兩個大洞。她大約真是穿過雪山和森林走來的；還不定有多少回是跪在山坡里往上爬的！我不禁想：她为啥在這隆冬寒天往這深山里頭鑽？

我問文化教員，“什么事？”

“誰知道！她說要找工会主席，還說她是郭順德的老

婆。”

我直起腰打了个冷颤，象誰在这数九寒天給我头上泼了一瓢冷水！郑順德，不錯，有个郑順德。可是他病死足半年了！

說起来話长。今年春天，我領了由三百多名老工人組成的工程小队，背上鉄鍬、十字鎬、粮食、食盐和小包炸药，翻山过岭，来这里做施工准备工作。我們在山崖上修人行道；在山坡上砍倒乱草盖工棚……一面做工，一面跟扰乱我們的豹子、狗熊、野猪、豺狼打仗。天气一热，滿天是蚊子。工人们，有的害伤寒，有的打摆子，有的上吐下泻；有的碰上一种不知名的植物，渾身发肿；有的喝了点什么水，中了无名毒……我們苦熬苦受干了多半年，总算完成了任务。待大批工人来到，才正式开工。就在正式开工的前几天，工程小队的老工人——不脫产的支部書記郑順德病亡了！他病亡的第二天，工会派了一名干部，带上安家費用去他家报丧。……瞧！郑順德的老婆倒突然不知从哪里鑽出来站在我眼前！想必是报丧的人沒有找到地址？想必是这女人还不晓得那落到她头上的打击？

我躲开她的眼睛，搔着头皮，象牙痛一样地嚙嚙吸冷气。有好几回，話冲到口边，又咽到肚子里去了。……我胸脯上象压了个大磨盘……

郑順德的老婆开口了：“主席！不要难受，也不要替我操心！我活了几十年，不經的事也經了，不作的难也作